

刘超 肖雄 译
阿瑟·梅琴 著
[英国]

阿瑟·梅琴
奇幻惊悚
故事集

The Best
Weird Tales of
Arthur Machen

最大的恐惧，是对未知的恐惧；
日常世界的背后隐藏着各类超自然的存在；
一旦揭开面纱，神秘力量就会导致世人疯癫、错乱和死亡……

译林出版社

〔英国〕

阿瑟·梅琴 著

刘超 肖雄 译

阿瑟·梅琴
奇幻惊悚
故事集

The Best
Weird Tales of
Arthur Mach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瑟·梅琴奇幻惊悚故事集 / (英) 梅琴 (Machen, A.) 著, 刘超, 肖雄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0

书名原文: The best weird tales of Arthur Machen

ISBN 978-7-5447-4258-0

I. ①阿… II. ①梅… ②刘… ③肖…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5429号

- | | |
|-------|---|
| 书 名 | 阿瑟·梅琴奇幻惊悚故事集 |
| 作 者 | [英国] 阿瑟·梅琴 |
| 译 者 | 刘 超 肖 雄 |
| 责任编辑 | 沈 挺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电子邮箱 | yilin@yilin.com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yilin.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0.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241千 |
| 版 次 |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47-4258-0 |
| 定 价 | 36.00元 |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世纪之交的恐怖书写

阿瑟·梅琴与他的奇幻惊悚故事

仔细盘点十九世纪末期的英国文学,会发现许多著名的恐怖惊悚小说在这短短的十多年间集中问世,如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1886)、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1891)、斯托克的《德拉库拉》(1897)、马什的《甲壳虫》(1897)、H. G. 威尔斯的《莫罗博士岛》(1896)和《世界大战》(1898)等。这些作家的创作往往持续到二十世纪初。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系列也创作于这个时期。在世纪之交,这些作家站在科学技术与理性当道的当代世界开端,却不约而同地通过恐怖惊悚题材表达了对科技发展的反思、对进步话语与物质主义的怀疑,强调了非理性的顽固力量,体现了转折时期英国社会动荡所产生的焦虑。阿瑟·梅琴的怪异故事同样是这一时期恐怖书写的典型代表。他的故事营造出超自然与神秘主义的氛围,在错综复杂的叙述结构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中凸显了现代与远古、精神与物质、进步与退化、传统道德与新兴思想之间的种种张力。

阿瑟·梅琴成长于威尔士蒙茅斯郡的一个古老村庄,静谧优美的乡村景色和村庄周围的古罗马遗迹给梅琴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在他许多作品中体现出来。梅琴的父亲是教区牧师,在牧师住宅的书房中,梅琴阅读了包括《天方夜谭》、《堂吉珂德》、德·昆西的《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等书籍,这些读物与周围丰富的凯尔特传说、家乡的罗马和中世纪遗迹一起,激发了梅琴的神秘主义倾向。1880年,梅琴到伦敦谋生,最初生活窘迫,做过杂志编辑、翻译等工作,发表过一些不太成功的作品。1887年父亲离世后,梅琴获得数笔遗产,使他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有了经济独立的保障,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这些年成了他文名鹊起、佳作迭出的时期。不久梅琴写出了第一部重要作品《大神潘恩》(*The Great God Pan*, 1894)。这部充斥着异教恐怖与性暗示的小说一出版就引起轰动,卫道士们的批评挡不住小说知名度与销量的上升。1895年梅琴发表重要作品《三个冒牌货》(*The Three Impostors*)和《火焰金字塔》(*"The Shining Pyramid"*),前者的创作受史蒂文森《新天方夜谭》(1882)的影响,是梅琴最受现代读者欢迎的作品;后者巧妙借用侦探小说的架构,是梅琴最早关于“小人族”的故事。

二十世纪初,梅琴继续发表佳作,其中有很多写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白人》(*"The White People"*, 1904)在主题上与《大神潘恩》有一定连续性,创作技巧却明显更胜一筹,被许多现当代批评家视为梅琴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梅琴这一时期的作品还包括小说《生活的碎片》(*A Fragment of Life*, 1904)和《梦之丘》(*The Hill of Dreams*, 1907),其中《梦之丘》艺术声誉尤高,是与《白人》比肩的杰作。

自1910年起,梅琴在伦敦《晚间新闻》报社担任记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九月份英德两军在法国蒙斯展开激战,这是英军在一战中的第一场大战,损失惨重。这场关键的战争使英

帝国实力的衰退清晰地暴露在国人面前,英国国内沉浸在恐慌哀痛的情绪中。这时候,梅琴在报刊发表短篇小说《弓箭手》(“The Bowmen”,1914),引起全国范围的轰动效应。这篇小说虚构了蒙斯战役期间,英国的守护圣人圣·乔治突然显灵,带领一众天使——阿金库尔战役中亨利五世英勇的弓箭手们——击退了德军,使英军免于覆灭的故事。小说被当成真实事件而引发热议,并催生了一大批关于“蒙斯的天使”的传闻。1915年,梅琴将《弓箭手》和其他三个与“蒙斯的天使”相关的故事结集出版,并写了一篇长篇序言说明这些故事“以假乱真”的前因后果。《蒙斯的天使》(*Angels of Mons*)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故事集,它也证明了梅琴高超的叙事技巧和精准把握时代心理的洞察力。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梅琴虽仍有新作问世,却没能写出超越前期作品的杰作。如今,梅琴的文学声望基本来自他于世纪之交所写的恐怖怪异故事。恐怖书写往往意在“理解人们的焦虑,并试图将我们所害怕和拒斥的事厘清、展示出来”。梅琴的这些作品也与当时的社会心理紧紧相连,体现了社会新旧交替时期的冲突和矛盾,特别是新兴科技理性与古老信仰的冲突。

世纪之交,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唯物主义(*scientific materialism*)逐步蚕食古老传说和神学赖以生存的神秘空间,心理分析科学的出现又使精神世界居于理性话语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的恐怖惊悚文学往往试图在科技理性的缝隙中重建想象的空间,如《德拉库拉》中代表现代、理性的范海辛医生传奇性地战胜吸血鬼所代表的古老“堕落”的非理性,又如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将科学理性浪漫化,以取代被其损害的想象领域。梅琴的作品却没有对科学理性作出美化或全能化的处理。在梅琴看来,科学没有破解世界上所有神秘的能力,相反,“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人类知识的所有分支,最终都将消失于神秘之中”(《三个冒牌货》),古老神秘的力量可能战

胜理性文明,悠久的传说可能蕴含着我们无法理解的恐怖真理。在《大神潘恩》中,外科医生雷蒙德试图在少女玛丽身上做实验,用脑部手术窥探精神世界,即小说中潘神^①出没的非理性世界的秘密,然而手术以失败告终,并带来恐怖的后果。原始的神秘力量通过玛丽遭遇潘神后受孕产下的女孩侵入当代世界,造成伦敦上流社区的连环死亡疑案。《大神潘恩》向科学理性的自大放肆敲响警钟:雷蒙德“玩弄着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伟力”,试图以科技干扰灵魂的神秘领域,最终导致古老的神秘力量报复性的反扑。

《白人》的主要部分以一个少女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她在无意间接触到各种远古魔术、恐怖传说和异教仪式并沉浸其中的经历。这位特异少女的叙述隐晦难测,无头无尾,常常打乱逻辑、随意跳跃。读者难以辨清哪些是真实的事件、哪些是少女的幻象,却能强烈感受到这意识流式的叙事中隐含的邪恶事件。最后,少女似乎在巫蛊的世界里浸淫太深,受一尊远古雕像的诱惑而死去。小说还隐晦暗示少女死前曾像《大神潘恩》里的玛丽一样,在与不知名的力量接触后受孕,所幸“及时死去”。与《大神潘恩》一样,《白人》里的世界是一个理性无法解释和触及的神秘空间,这空间强大而令人恐惧,人们无法看清其中的景致而不受惩罚。《白人》里的少女,或《大神潘恩》里的玛丽和因精神错乱而自杀的绅士们都是受惩罚的“理性人”。《大神潘恩》与《白人》的恐怖源自远古力量的入侵,在这两篇故事里,德拉库拉战胜了范海辛,非理性的野蛮欲望推翻了理性的现代文明。

梅琴奇幻惊悚小说中的现代/远古之争不仅源自对一般科技理性的回应,还与当时生物学界划时代的新发现——达尔文进化论的广泛流行有密切联系。进化论与自然选择学说对十九、二十世纪

① 潘恩(Pan)是古罗马神话中的畜牧神,半人半羊,生殖力强。小说中,大神潘恩的世界代表了不被理性文明驯服的原始欲望和非理性的古老异教文化。

之交的西方思想界产生过深刻影响。在严肃文学领域,它们促进了欧美自然主义文学的兴起,而在反映大众心理的英国恐怖小说中,“进化”的概念常与“退化”相连,又在帝国逐步衰落、殖民地频频暴动、旧道德与旧信仰不断失却的动荡背景中演变为对灾难性的“退化”的焦虑。正如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1871)中所强调,“我们要牢记进步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则”,人类的至尊地位,或者西方文明、英帝国的至尊地位在“进”与“退”的双向可能性中不再是定数。如果《大神潘恩》与《白人》中远古力量的爆发还没有清晰体现出“退化”的焦虑,梅琴在《火焰金字塔》中虚构的“小人族”传奇则将物种退化的恐惧表达得更明白。故事以一位失踪少女的悬案引出“小人族”的存在。这一族类属于“某一个脱离了进化序列的种族”,他们残忍、矮小、可憎可怖、藏于地洞中,碰巧具有一些东方人的相貌特征。这些具有明显返祖特征的族类拘押了失踪少女,并在他们的祭祀仪典中将她烧死在金字塔状的火堆中。故事中的正常人无法阻止小人族的暴行,两位“进化人”的失败在殖民危机的背景下具有别样的深意。

《三个冒牌货》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片段“黑色印章的传奇”也写了“小人族”的故事。人种学教授格雷戈坚信小人族的存在,并追索到一个小人族与正常人的混血儿。在格雷戈教授的刺探下,混血儿显出种种骇人的原始力量,格雷戈也了解到小人族具有的恐怖能力,他们可以“把人变成一摊黏液,或是变成蛇及其他爬行动物的样子”。与《火焰金字塔》一样,格雷戈教授最后的悲惨结局暗示了进化链中原始物种的胜利。“退化”的势力威胁着进步的愿景。

在其他地方,梅琴怪异小说中的“退化”还与道德败落的恐惧相连。在《三个冒牌货》的另一个片段“白色粉末的故事”中,一个年轻人在变异药粉的作用下逐渐腐败退化,直到完全失去人形,变成一摊原生质黏液。身体的形变是以行为道德的堕落为前提的:年

轻人最初自律勤勉,接着一变而为纸醉金迷的花花公子,肌体腐化因此作为罪恶的标记而被催生。在这里,“退化”的恐惧与维多利亚末期英国旧社会准则的崩塌有一定联系。故事里钱伯斯医生坦言,“我对世界的最初观念彻底崩塌了,而新的世界对我而言又是那么奇异可怕”,这样的感慨在世纪末的英国人听来,能引起强烈的共鸣。其实,早在《大神潘恩》这部看似大胆打破禁忌的小说里,对道德准则失落的焦虑已经显现。与大神潘恩有深刻渊源的女孩海伦大胆放荡,行事主动,在男人中间左右逢源,又一手导致了数名绅士的惨死。海伦最后时刻的形变:“从女人变成男人,再从男人变成野兽,最终化作比野兽更加可怕的东西”,同样体现了“堕落—退化”的焦虑。如果将海伦这一违背女性准则的魔女形象与十九世纪末出现的“新女性”及她们在当时传统男性中引起的厌女情绪联系起来,我们又可以发现另一重内涵。

阿瑟·梅琴的奇幻惊悚故事和世纪之交英国的社会文化紧密联系;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作家,梅琴的重要性也受到评论界的肯定。然而,如果梅琴的作品只是对一时风尚的反映而没有能牵动读者的艺术魅力,它们必将埋藏在故纸堆中,只能巴望零星的学究去翻阅。实际上,梅琴的声誉虽然在一百来年里起起落落,却从不曾湮没无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梅琴的声名第一次大幅回升,大洋彼岸的美国掀起了一股“梅琴热”,引介、收集、出版梅琴作品的文学活动十分兴盛,诸如《迷失俱乐部》(“The Lost Club”,1890)这样散落在旧杂志里的短小佳作在这时得以结集出版。六十年代中期,两部颇具权威性的梅琴传记与介绍出版^①,表明梅琴获得新的关注。在当代,梅琴的声誉虽不及同代作家王尔德和史蒂文森,但也是欧美学界研究“世纪末”(fin de siècle)英国小说时常被提及的

① Arthur Machen (1963) by Aidan Reynolds and William Charlton 与 A Bibliography of Arthur Machen (1965) by Adrian Goldstone and Wesley Sweetser.

作家。

与此同时,梅琴的奇幻惊悚故事一直不乏忠实“粉丝”,其中包括一些独具慧眼的作家。1948年,第一个阿瑟·梅琴文学社团(The Arthur Machen Society)在美国组建;1968年,英国出现阿瑟·梅琴社团,并于1998年更替为世界范围的“阿瑟·梅琴之友”(The Friends of Arthur Machen),该社团至今仍然活跃。作家中,洛夫克拉夫特和斯蒂芬·金两位后来的恐怖大师都对梅琴的作品赞赏有加,从他们的恐怖小说可以看出梅琴的影响。博尔赫斯也将梅琴视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并在《私人藏书》中特别点评推荐过《三个冒牌货》。

今天看来,梅琴作品中引起过轰动的内容其实委婉得几近隐晦,当时人们的切身焦虑现在也不复存在。这些奇幻惊悚故事至今还能吸引读者,关键在于梅琴高超的叙述手法和设置悬念的技巧。如在《大神潘恩》中,数起恐怖事件摆在读者面前,似乎都应与海伦或古老的潘神有关,看起来却又没什么关联。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直到最后才浮出水面,读者恍然大悟后,才能理解作者前文精心布下的伏笔:海伦为什么看起来有南欧人血统,博蒙特夫人怎么拿出有一千年历史的佳酿。《三个冒牌货》的架构更称得上一绝,其中十来个叙述层次不一的小故事被巧妙地串成一个可分可合、合起来更显头尾相连的复杂故事。精巧繁复的叙事结构,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令人一开始阅读就欲罢不能。此外,梅琴还常常利用日记、报刊新闻、信件等多种文体形式制造出纪实的效果,并将日常情境巧妙地穿插进来。面对这样“自然”的虚构手法,读者即使不信以为真,也会由衷佩服。

最后,梅琴作品的价值还在于它们对一百多年前伦敦城的生动刻画。在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中,梅琴的文字和狄更斯、兰姆的作品一样,是常被引用的资料。在梅琴笔下,伦敦城亦真亦幻,像他

在《生活的碎片》中描写的那样，“似乎是《天方夜谭》里的城市，它曲折错落的街道是一个自我沉醉的迷魂阵，它缀满灯火的通衢大道像一群闪烁的星星”。《迷失俱乐部》表露的就是居住在当时欧洲最大城市的惶惑感。两个伦敦人在这个永远使他们感到陌生的城市中迷失、冒险、重新迷失，他们的行迹就像这座城市的活动，无法理解、难以预测。如果你对伦敦着迷，梅琴的作品也一定会博得你的喜爱。

王守仁

南京大学教授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

英语文学研究分会会长

2014年7月

目 录

contents

大神潘恩	1
火焰金字塔	61
三个冒牌货	91
蒙斯的天使	243
白人	271
迷失俱乐部	315



大神潘恩

实验

“我很高兴你能来，克拉克，真的很高兴，我之前还不确定你是不是能抽空来见我。”

“我能空出几天时间来，事情现在不是很乐观。你一点都不担心吗，雷蒙德？确定绝对安全吗？”

两人一边交谈一边缓缓地走在雷蒙德博士家门前的空地上。西垂的太阳尽管仍然挂在山头上，发出的光却黯淡失色，投不下一丝阴影。一阵沁人心脾的香气从山坡上的树林里飘来，时不时还会传来斑鸠轻柔的咕咕声。低洼处美丽的山谷中，河水在荒凉的群山间穿行。随着太阳从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消失不见，纯白色的薄雾开始从河岸边不断弥漫开来。雷蒙德博士突然转向他的朋友：“安全？当然安全。手术本身十分简单，是个外科医生都会做。”

“那在其他阶段也没有危险吗？”

“完全没有，绝对不会有身体上的危险，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总是这么胆小，克拉克，一直都是。我投身于超验医学已经有二十

年的时间了。我也听说有人称我是庸医、江湖骗子，但是一直以来我都知道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五年前，我已经达到了自己制订的目标，并且从那时起，每一个白天对我来说都是为了夜晚做准备。”

“我愿意相信这都是事实。”克拉克皱起眉头，神情疑惑地看着雷蒙德博士，“雷蒙德，你完全确信自己的理论不是某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雷蒙德博士停下了他的脚步，转过身去。他是一个中年男子，憔悴又瘦弱，苍白的皮肤微微发黄，但是与克拉克面对面相视时，脸颊上泛出一丝红晕。

“看看你自己，克拉克。你能看见山，一个山头接着另一个山头，就像海里的波浪一浪接着一浪；你能看见树林和果园，田地里成熟了的玉米，延伸到河边的芦苇滩。你能看见我正站在你的身边，听到我的声音，但我告诉你，所有这些事物——从天空那颗闪耀的星星到被我们踩在脚下的坚固土地——我可以说，都只不过是梦想的影子：那些影子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真实的世界。确实是有个真实世界存在的，但是真实世界已经超越了这种魅惑与幻象，超越了那些‘追逐人生梦想’的口号，就仿佛隔着面纱似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曾经掀开过那层面纱，但是我知道，克拉克，你和我今晚将看到它在某个人的眼前被掀起。你可能会认为这一切都是些奇怪的谬论，它可能很奇怪，但却真实可信，而古人知道掀开面纱意味着什么，他们把这称做‘看到潘神’。”

克拉克打了个寒颤。寒冷的白雾已经盖住了河面。

“这的确很美妙，”他说道，“我们站在一个陌生世界的边缘，雷蒙德，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我想很有必要带着那把刀。”

“是的，只是脑灰质组织有一点病变；特定细胞的排列方式稍有变化，对这一微观层面上的改变，一百个脑科专家中有九十九个都不会注意。克拉克，我不想用杂七杂八的东西来打扰你，我想告诉你部

分听上去非常有意思的技术细节，听完这些，你的思路还会和现在一样清晰。尽管如此，通过阅读你的研究文章，我想你已经大致了解了那些近来在大脑生理机能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我读到过一些关于迪格比和布朗·费伯理论的介绍文献。他们现在的各种发现是我在十五年前就已经取得的。我不需要告诉你，过去的十五年里我并没有止步不前。经过多年的努力，经过无数的艰辛和在黑暗中的摸索，经过日日夜夜的失望甚至是短暂的绝望，我的思想逐渐沉淀。最终，在这么长时间之后，一阵意外的喜悦振奋着我的灵魂，我知道漫长的旅程走到了尽头。似乎，似乎仍然有机会，偶然间，那片刻随想所产生的念头实际上正是那些早已在脑海里萦回了千百遍的思绪的延续。我突然明白了这个伟大的真理，而且我还看到它映射出的光芒，那是整个世界，一个未知的空间；大陆和岛屿，以及没有船航行过的辽阔海洋。当人们抬起头来，首先看到的会是太阳，然后是天空中的星辰和脚下静寂的大地。你会觉得这一切显得夸张而虚妄，克拉克，但这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是的，我不知道我所提及的东西是否能用朴实而浅显的语言来表示。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被电报线路和电缆所包围，想象下，通讯信息从南到北，穿过海洋到达沙漠地带的时间，比一闪念的时间还要短暂。假设下，一个电工突然察觉到，其实他和他的朋友只不过是把玩了几块石头，却误认为发现了世界的基石。假设下，某个人在现有空间中看到了宇宙的终极，他的言语突然传向太阳，穿越太阳系进入宇宙，他的声音清晰地回响在空中，束缚了我们的思想。对于我做过些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类比。你现在有点理解我的感受了吧。那是个夏天的晚上，山谷看起来跟现在一样，我就站在这里，看到了无法用言语表达、无法想象的漩涡在两个世界之间咆哮，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灵魂世界。我看到它们在我面前无限延伸至慢慢暗淡，而在那一瞬间，一座光之桥突然从地球跨往那未知的海岸，最终跨越深渊。你可以看看布朗·费伯的